



白天鹅儿童文学书系

格子的时光书

中国出版政府奖获得者新作
重温一去不复返的童年时光
书写少女成长的美丽与哀愁
抚慰曾经迷惘与失落的心灵

陆梅
著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

GEZI DE SHIGUANG SHU

格子的时光书

陆 梅 著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格子的时光书 / 陆梅著. —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448-3011-9

I. ①格… II. ①陆…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24531号

责任编辑: 陈 邕 美术编辑: 朱 琳

责任校对: 高雅 责任监印: 陈嘉智 媒介主理: 石 璐

社长: 黄 俭 总编辑: 白 冰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10-65546561 (发行部) 传真: 010-65545210 (发行部)

<http://www.jielibj.com> E-mail: jieli@jielibook.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开本: 880毫米×1250毫米 1/32 印张: 6.5 字数: 120千字

版次: 2013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10 000册 定价: 1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10-65545440

对童年的依恋，与其说它是对一段已经过去时间的乡愁，不如说是被这个非日常所吸引。它把我们维系在虚构的领域，一个只属于我们自己的领域。

—— [法] 彭塔力斯《窗》

在这个大城市里，我们能看到的是这个世界中如此微小的一部分，我们漂浮在我们自己的少数人群中。在小镇和村庄里，没有所谓的少数人群，因为人口数量还不是足够大。在那里，你必定看得到整个世界。

—— [爱尔兰] 威廉·巴特勒·叶芝《玫瑰的秘密》

目录



上卷

- 第一章 芦荻镇 /3
- 第二章 三剑客 /11
- 第三章 阵亡消息 /19
- 第四章 梅家三姐弟 /30
- 第五章 疯女子 /42
- 第六章 出嫁 /53
- 第七章 梦魇 /60
- 第八章 尼姑庵 /68
- 第九章 身世 /75

插叙

- 第十章 返乡之路 /89

下卷

- 第十一章 小镇来客 /97
- 第十二章 同盟 /108

第十三章	采药 /117
第十四章	万物有灵 /126
第十五章	觉持师父 /135
第十六章	寻母 /146
第十七章	醍醐灌顶 /153
第十八章	茶饭思 /162
第十九章	意念里的战争 /176
第二十章	告别 /185

后 记	/194
-----	------

上 卷



第一章 芦荻镇

❧ 1 ❧

格子十二岁的夏天，是在暖水瓶的忧伤碎裂声中惊醒的。

这个夏天，空气凝滞，水泥路面仿佛在燃烧。马路上空无一人，老榆树和大柳树的叶子耷拉着，昏昏欲睡。格子从家里跑出来，任母亲病恹恹一人躺在床上哭诉。

格子来到马路上，水泥路面烫得令她难以下脚。刚服侍母亲喝药，毛手毛脚撞翻了床头边的暖水瓶，“膨——”竹壳子的暖水瓶发出一声闷响，银色内胆炸成一堆亮眼碎片。格子避让不及，端在手里的汤药洒了一地。

正午的阳光又亮又白，格子揉揉眼，感觉一簇一簇的焰火在眼前晃。

格子走近前，蝶一样翕颤的空气又跑向了远处，格子生出虚幻的恍惚。



这个夏天，格子有些惶惶然。期末考试结束，意味着小学毕业了，难得可以不用对付暑假作业。考试成绩似乎也无所谓，无非是“过过场”——从这个操场换到那个操场，从西边的教室换向东边的教室。

格子所在的学校——三里桥小学，和三里桥中学同一个大门进，西边是小学，东首为中学，小学和中学各占一块场地。中学部的操场比小学部的大，但小学部的操场老树成荫，中学部的一览无余——格子最怕在大太阳底下做操。小学部的教学楼一溜儿平房，青瓦红砖，木门木窗木地板，一律红漆斑驳；中学部的教学楼是后来新建，粉白簇新的一排三层水泥房。

水泥房的好是格子后来慢慢体会的，敞亮、通风、清爽。尤其是初夏午后，趴在三楼走廊宽阔的扶手上，看西边小操场上厮来杀去的小毛孩，一阵被太阳暴晒过的、暖烘烘的风吹来，格子恍惚看到遥远的自己，内心里生出从未有过的、奇异的、充满遐想的气息。

然而此刻，格子仍念念不忘小操场边那一排老榆树。那几棵老树看上去比爷爷脸上的皱纹还深还密，树皮的纹路和爷爷掌上暴突的青筋有一比。格子每每伸出小手去触摸树干，那苍老的树干竟像是有脉动，一跳一跳……她伸长了脖颈往上看，树叶密密匝匝，天蓝得发黑，一阵风吹过，细碎的光斑从树叶



的间隙里砸下来，格子一阵晕眩……

老榆树是格子的秘密领地，格子还有一些别的秘密领地，往下慢慢说。格子对老榆树周边的一草一木熟稔得很，她知道哪儿能找到蝉冬眠的洞，哪种形状的淤泥是白脖颈红蚯蚓拉的屎，哪棵树砸下来的光不像光，像一盏一盏的莲花灯……

她经常在老榆树下，看成群结队的蚂蚁奋力搬一只屎壳郎，它们是那样齐心协力，一点一点地挪动着。这么小的蚂蚁居然能把庞大的屎壳郎躯体从遥远的地方搬进自己洞里，格子觉得不可思议。

考完试有一礼拜了，格子还没缓过神来。五斗橱上的“555”牌座钟嘀嗒、嘀嗒走，钟当当当……响七下时，她睡意蒙眬地坐起，以为上学时间到了。

通常这时候，姐姐早就下床，帮爸爸生炉子，烧开水，弄早饭。妈妈一年前莫名其妙喊这里痛那里疼后，就没再上班，每天躺床上喝古怪的中药。中药浓郁的苦涩味在屋子里弥漫，渗进五斗橱。豁了口的大衣柜，嘎吱作响的竹榻床，磨得锃亮的旧地板缝，格子甚至觉得四壁灰白的砖墙都吸进了这古怪的药味。

她总是忍不住去抠墙皮，松脆的墙皮被她抠得石灰粉簌簌滑落。再抠进去，就见细碎的泥草和青砖了。有时候深夜醒来，



看到月光下墙上的“伤口”突兀着，像是醒着的眼睛。她想象这些眼睛怒睁着，突然喷射出赭黑的药水来，她躲不及，被兜头浇了个遍。她一骨碌爬起，脸上、身上汗水涔涔。

格子对中药的认知来自小镇上那家五味子药店，每回从小街上走过，格子总不由自主在五味子药店门口驻足。五味子药店的门一溜儿有七扇，是那种暗沉厚重的木板门，可以拆卸，一扇门就是一条长木板。门上的朱红油漆因日晒雨淋，泛出陈年的旧。

除非打烊，五味子药店的门总开两扇，另几扇安稳地立着，格子喜欢药店里弥散出的一股幽寂沉香。她不无好奇，各种各样的草药——都有着好听的名字（脑海里闪过桔梗、半夏、厚朴、金铃子、辛夷、青黛、紫菀、六月雪、款冬花……）——一格一格被盛放在小红木抽屉里，轻易不见天日。每一种，似乎都有着好闻的香气，可如此深邃幽深、风干了的植物气息，一经熬成汤水，怎么就那么古怪难闻、且缠绵不散呢？

格子在小镇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

小镇街东西向，从东头到西头，贯穿着一条长长的街市，散落在小街两旁：阿衣烟杂店、米家豆腐、虞美人布庄、镜中天照相馆、五味子药店、三里桥小学和中学，紧挨着的是镇政府、影剧院、邮电所、卫生院、米粮店、铁匠铺，甚至还有那个尼姑



庵……总之一个小镇该有的它都有了。

小镇其实有一个古雅的名称：芦荻镇，小镇街就叫芦荻街。格子后来在课本里学到，芦荻也即芦苇，古称“蒹葭”。《诗经·秦风》的开篇就是《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白居易的《琵琶行》里有“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的诗句——这“荻花”，即是芦花。

后来格子才知道，这芦荻镇在县志里早有记载：“明末已成集市，布、米贸易较盛，昔产‘丁娘子布’和‘老来青薄稻米’颇著名……”

这些，都是格子三里桥中学毕业后考到县里、又往更远的城里念大学时陆续知晓的。多年后，当她终于以长大了的姿态回看童年的小镇时，她不无惊异：这就是我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吗？如此破败和陈旧。尤其那条长长的、市声杂沓的小街，怎么就突然间变短了？！

长大后的格子有一年回家乡，真就去走了一趟——以一个孩子的脚步，从小街的这头踱到那头。果真是短了！短得几分钟就可以走完，哪有她小时候觉得的那么漫长！她因此得出一个结论：小街和人一样，也是有生命的。当一个人老到牙齿一颗颗松落时（比如爷爷），他的背就一点点驼下去，骨头也跟着萎缩——

当然这都是后话。现在，十二岁的格子还在童年里走着，



一点小小的不满和委屈，她都会把它放大到无限。她哪里知道，多年后，当她以一颗成熟了的心重归自己童年时代的视角看世界时，该有多感慨！

❖ 2 ❖

格子在姑妈家门前停下。

姑妈家两扇黑沉的大木门紧闭，门上贴着一对“光荣人家”的大红条幅，四个醒目金字璀璨地闪着光。格子粗野地撒开双手，嘭！嘭！嘭！——朝大木门拍去。这时辰，姑妈准不在家，她无非是肆意撒野。这个可诅咒的大热天！格子踢了踢门前石阶上晒着的煤球蛋子，顺手揪了把肥艳艳的鸡冠花。

她在石阶的阴影里一屁股坐下，溽热天令她意气消沉。她搞不懂，这个连脑子都要被太阳烤糊了的鬼天气，姑妈怎么还不好好待在家里？

不用猜，姑妈准是大清早就去了菜地。

芦荻镇多半的人家有地，地就在西街尽头，和乡村接壤。格子的语文老师就经常下午上完了课，赶回去给自家的菜园子施肥浇水。有一个周末黄昏，格子在街上乱逛，猛然抬头，撞



见正挑着粪桶的语文老师，格子脸唰的一下绯红，倒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黑瘦的语文老师呵呵笑说：怎么，不认识我啦？格子这才醒转过来叫了声“陆老师”。此后她对陆老师生出特别的好感，说不出为什么，就是觉着好。

格子家本来和姑妈家一样，也有地。那个时候母亲身体不错，父亲也没调去镇政府上班，格子印象里爸妈总是起早贪黑忙。她们家的地离家很远，姐姐有一回差她去叫爸妈回家吃晚饭，她瞪瞪瞪一根筋跑出门。她向西街跑去，气喘吁吁看到白茫茫一片棉花地。

有人在地里摘棉花，格子顺着田埂路走，齐人高的棉花地只看得到眼门前的一片，格子走得满头大汗。田埂路又窄又长，格子一径顾着伸长脖子找人，脚下稍不留神——扑通，栽到棉花地里了！格子慌乱中一把揪住棉枝，妈呀，手臂被枯枝划拉了几道。她本能避让，妈妈呀——头发又被摘去棉骨朵的刺硬花托缠住！格子陷在棉地里，退也不是，站又不成，眼泪都快下来了。

这个时候，西边的云彩粉亮粉亮——粉和亮的颜色，格子有种被无辜抛弃了的孤立感。多年后，她从书本里看到一个词：霜天晓角，昆曲的一个曲牌名。她突然想起小时候陷在棉地里，被恐惧笼罩的滋味——猛然醒悟：那天见到的云彩，就像这“霜



天晓角”……分明是拂晓的景象，却生出对往日熟悉场景的惶惑。她怨死了姐！明晓得她从没来过这里，却还让她一个人来！

那一年，格子七岁，姐姐九岁。

格子记忆里，那是她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孤立无援。

幸好姑妈就在附近，姑妈隐约听到一个小女孩的嘤嘤哭声，循声找去，竟是格子。格子见了姑妈，扑上去放声大哭。

姑妈是格子在芦荻镇的唯一亲戚，姑妈的两个儿子，也就是格子的大表哥小表哥，都先后参军走了，家里就姑妈一人。两个表哥，一个去了鸭绿江，一个在南疆。

她有一次问父亲：鸭绿江在哪里？南疆又在哪儿？父亲从上衣口袋里抽出笔——去镇政府上班后，父亲上衣口袋总别着一支笔：钢笔或圆珠笔。靛蓝墨水弄得白衬衫蓝乎乎一片，怎么洗都洗不掉，母亲一搓洗衣服就数落，可父亲插笔照常，一副知识分子的派头。

父亲在纸上唰唰唰勾画出一条蜿蜒起伏的线，连在一起像极了——一只大公鸡。父亲指着公鸡的鸡嘴处说，这就是“鸭绿江”，又指着公鸡腿部说，这是“南疆”。

格子盯着公鸡的鸡嘴和腿部，始终觉着陌生和遥远。

那是她无法企及的、高过自己渴望的外面世界。

第二章 三剑客

➤ 3 ➤

一条细瘦的影子游过来，是西街的瘦猴。

瘦猴长得瘦且黑，迈起步来像一只脚不着地的丹顶鹤。瘦猴是格子的亲密玩伴，他，加上老梅，三个人是芦荻镇出了名的“三剑客”——有事没事总黏在一块，芦荻镇要有什么风吹草动，没有他们仨不知道的。

三个人，瘦猴最大，却比格子、老梅晚上学。老梅最小，又很不公正地“倚老卖老”。格子是他们两个的平衡点，好比小时候玩过的跷跷板，瘦猴在这一头，老梅在那一头，格子就是中间的那个支点，没了她，跷跷板就翘不起来。

瘦猴家开了间弹棉花的小店，瘦猴父亲整天猫在小店里弹棉花。格子还小的时候有一回过西街，隐约传来“蹦蹦蹦！蹦蹦蹦！”极有节奏感的响声，她被这声音吸引了，循声探进瘦